编辑:顾遐 美编:邵云飞 校对:毛晓丽 组版:蒋培荣

长岛岁月深处的记忆

□陆汉洲

每一位军人,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军旅生涯。长岛老兵,定然也有一段难忘的长岛岁月。

一九六九年初冬,我和启东、海门的近两千新兵,在上海乘工农兵18号轮,经近三十小时的航程到达烟台,然后换乘部队运输艇,分别直抵长山列岛——山东省长岛县的“北五岛”:砣矶、大钦、小钦、南隍城、北隍城。我们公社五十二位新兵同被分在列岛最前沿的北隍城岛。

我被分在团直属机关。那晚刚安顿好,司令部管理股股长张再兴和管理员王德瑞,就来新兵排看望我们了。

北隍城岛位于三八线以北,属高寒地区。当晚,呼啸的西北风裹挟着细碎的雪花,给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南方兵来了个下马威。

然而,给我们下马威的,又何止这风雪严寒?

天亮后,我们方知,这是一个被黄、渤海包围着的只有2.537平方公里的小岛;喝的水,带点苦涩;徒手训练,手被冻得受不了;走队列动作不规范,或挨班长的剋——启海兵对山东话又听不太懂;只会包馄饨的启海兵不会包饺子——班长就凶巴巴地说:只会吃!

委屈,有的新兵偷偷抹眼泪。晚点名时,张再兴股长说,我们的排长、班长要像关心爱护自己的亲兄弟一样,关心爱护我们的每一个新兵。严格训练、严格要求没错,但要讲究方法,我看我们的新兵个个都是好兵,就看我们怎么带!张股长的话,说得我心里暖暖的。听说他是一九六一年入伍的山东淄博人,才二十八岁呢!他怎么懂这么多,这么年轻就是正营职股长了——我打心眼里佩服他。几十年后,我还念着他的好。

新兵排一个月,使我懂得了许多——海岛军营是一所军中大学,一座革命熔炉;海岛虽小,但她直接关乎祖国心脏——北京的安危;革命战士使命光荣、责任如山;与当年开山辟路修阵地、筑码头、打坑道、建营房的老前辈吃的苦相比,我们吃的那点苦算什么?

后来,我去管理股当文书,发现有点驼背的齐维生副股长,脸灰灰的,总是咳嗽。原来,他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,是一九五四年十月披着战火的硝烟回国第一批上岛的“老海岛”,进岛后连续打了十几年坑道,他患的是矽肺病——他笑说他这还是轻的,许多重症矽肺病战友,大多已离开人世。

我忽然记起团史馆里,展有闻名全团的“打钎能手”——守备二连班长何爱国的事迹。1956年从山东荣成入伍的何爱国,当兵八年,就打了八年坑道。可是,他退伍不久就撇下妻儿离开了人世。他离世时,也许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矽肺病。为弄清丈夫的死因,何爱国逝世一年后,他的妻子在乡亲们的帮助下,打开了丈夫的坟墓,她想证明丈夫是为海岛的国防建设而死的。经部队有关部门和医院反复检验,最终得出结论:何爱国的死,确系身患重症矽肺病所致。

这一刻,我对齐维生、何爱国他们不禁肃然起敬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,我从团直机关下连锻炼,也打过坑道。老连长对我说,打坑道就是角斗士的舞台,坑道里最软的物件也比人的骨头硬,碰破皮肉流点血根本不算啥,担心的是塌方砸死人。

据我后来掌握的有关资料显示,1953年至1985年期间,驻长岛部队国防施工共伤亡官兵一千八百多人,其中牺牲四十八人。还不包括像何爱国那样身患重症矽肺病致死或致残的官兵。

留存于长岛岁月深处记忆里的一代代老兵,他们用赤胆忠诚写春秋,以一腔热血铸长城,为的就是建设“坚守列岛、封锁水道”所需要的地上地下能打能藏,不断完善配套的海岛防御作战体系。

我常常想,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。同样是打坑道,在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大为改善的情况下,如今,参与施工的官兵患矽肺病的概率几乎为零,塌方伤亡现象也鲜有发生。

一晃,我也成了新兵眼中的老兵、新一代眼中的“老海岛”。海岛的艰苦,在我面前都不算啥叫苦了,岛上苦涩的所谓淡水我也喝惯了。记得入伍五年后第一次探家,喝上头一口家乡的水,还觉得不对劲,加了点盐好像才合我口味。

岛上的给养全靠陆地供应,冬季进猪肉,夏天进活猪。都说艰苦的环境能磨砺人的意志,激励人的成长。一九七一年九月,我从管理股文书到团直中灶当给养员,舞文弄墨的我竟学会了杀猪,有模有样地做起了“屠夫”。且我扒的还是甲级皮。一张甲级猪皮值十元钱,而那时,一类海岛战士每月的伙食费也才十六元五角。我学会杀猪,得感谢李重庆——管理排长(中灶司务长),他是我尊敬的师傅。

当“屠夫”是真,竖电杆架线也不假。一九七九年夏,我任宣传股教育干事。山后两个连队反映,已几天听不到团俱乐部广播了——原来,一场大风将通往山后的几根电杆和已老化的广播线刮断了。这段时间,偏偏电影放映组长缺位,宣传股共有四人,还有两位连队借用干部。可除了出差、探家、外出学习和生病住院的,这事好像轮不到也挨着我了。架电杆要动山上的树,乡政府那儿还得我去交涉。军务股从特务连抽调的六个公差全是新兵,竖电杆架线的事谁都没干过。然而,大热天遭遇的这项不大不小的工程,愣是在我带领下用二十来天时间完成了。人晒黑了,累瘦了,算得了什么。当听到声声军号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节目传送的来自北京的声音,传遍全团营区的那一刻,成就感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年底,我被荣记三等功一次。

杀猪,你可请屠宰场师傅呀!竖电杆架线,你可请专业工程队呀!你或许说得都对。确实,给养员和屠夫,宣传干事和竖电杆架线工程,好像都“八竿子也打不着”,可在“长岛岁月”里,全让我赶上了。

海岛的艰苦环境,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。

在常人眼里,驻岛官兵仿佛是特殊材料铸成的——面对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,以坚守、牺牲和奉献精神,珍惜长岛岁月里的每一段时光。恪尽职守,做好每一件事。在他们内心深处,纵然不能挽留某段岁月,却也不愿留下多少遗憾。

在“长岛岁月”深处的记忆里,荣耀与奉献,总是相生相伴的。

岁月物语

老兵老戴

□钱新明

因准备一个境外戏曲人物画个展资料,外国的主办方打听我的油画、素描底子,于是,翻出尘封多年,我少年时的素描。一幅《清洁工人》素描速写,让我停住了视线,打开了记忆。

画中的“模特儿”叫戴凤祥,是父亲的同事,仓库保管员。他是淮海战役下来的,左袖管空着,行走时旗帜般的飘动,小城唯一的独臂荣军。我童年时住过的地方老兵很多,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,多数人让我心怀敬畏。老戴不让孩子们畏惧,面带慈祥,整天笑着。看打仗的电影多了,我对老戴的故事很好奇。

老戴的左臂是被机枪打掉的。淮海战役时,老戴是小炮班的班长。那天,部队攻克了目标,一个营的人冲进了大街。突然前后两个小楼上的暗堡开火了,一个营的人暴露在街中间,被居高临下地扫射,战士们倒了一大片。他们小炮班使用的重武器,行军在队伍的后面。街口被机枪封锁,难找掩体架炮,他们班前一组三名战士刚把小炮推到一残墙附近,即遭到敌人的扫射。眼看小炮丢在那,却无法再前进,老戴只得与战友们匍匐着,想待天黑再把暗堡端掉。时过中午,上来位战友问架炮情况。这是个上海兵,机灵,见小炮还搁在那,就冲过去,推起小炮直奔炮位。老戴和另一战友很快反应过来,瞬间紧跟其后。敌人的机枪响了,那位战友倒在了炮位上。老戴乘势调准炮口,就在他发射的同时,子弹打到了他的左臂。

老戴不识字,但认识自己的名字,少言。那时,常有学校、工厂请他去讲革命故事,他从不应承。有次,泰州中学的学生来单位为清洁工人演出《白毛女》。领队的老校长于一平认识老戴,要他给宣传队的演员做个动员,他直说,您是老革命,您讲您讲。后来,我倒看到过有位资历不深,十分活跃的故事“名星”来找他询问战斗细节,再以第一人称移植到“亲历”中,给我们做过报告。

老戴入党早,老资格,上级曾动员他进班子,他不参加,称自己是个老粗,别耽误了工作。“文革”中,大林桥口的“大字报辩论”引起纷争,十来个人手携器具,围着单位的大门。写大字报的人吓得不知所终,众人慌乱。老戴不怕,从小门出来,径直走到领头的跟前,大声叫道:“你们确定要找的人在我们这儿?”对方坚称在里面。老戴称,我跟你进去找,只许你一人。老戴猛地夺下那人手中的棍子,塞在左边的残臂下,右手用劲拽着那人便走。这气场蛮镇得住的,那人迟疑,没再计较,带着人转场了。单位里有位复员的“解放”解放军,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,不被人在意,有点冷落他。老戴看他家孩子多,家境困难,央求单位把一间车棚分给他居住。老戴介绍起义参军也是解放军,跟自己一样,也是参加革命了。

老戴1921年出生的,我从“先进职工”的墙报上看到的,参加队伍时十多岁。当时有支队伍在他们村里驻扎,都穿的黑色衣服,八角帽,跟乡亲买东西,帮村民打扫院子。他去庙里看队伍上的人学唱歌,看到有人报名参军,他也报了名,当晚就随部队出发了。他说,当兵打仗是很艰苦的,没一顿安逸饭。老戴是如皋人,家在哪没印象,从未回去过。他转业安家泰州是个意外。那年,他在镇江的部队医院住了好一阵后,接到伤残军人转业命令,带着安置证明返回如皋。一个冬天的傍晚,部队送兵的车辆行至泰州,停车吃饭,周围人说话酷似老家。他问邻桌吃饭的过路客人,如皋还有多远?那人随口说,这就是吧。他没多想,便下了车。第二天一早再打听,人家告诉他如皋还要向东。他去兵役局求助,得知可以就地安置。这儿人说话与如皋一样,街道也像如皋,就不走吧。老戴在泰州生活了一辈子,娶了个南乡里的姑娘,生了一子一女。

老戴在泰州没有亲戚,但小城里如皋籍的老干部多,他也不与老乡们碰头。他住在一个老巷子里,步行去单位也就十来分钟。清晨,邻居相逢都互道“早”,唯独有个拾破烂的哑巴,他从不与之招呼。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,哑巴死了,他告诉居委会的人,那“哑巴”与他一个地方的,他早就认出来了。人其实不哑,有点文化,在老家时,被国民党军官相中,做了勤务兵。随部队参加过淞沪会战,打散了做了逃兵,没敢回老家。老戴也注意这人,虽然隐姓埋名没做坏事。

老戴与他光荣的断臂生活到70岁,带着一肚子的传奇平淡地度过一生。我见他只戴过一次大红花:江苏省劳动模范。

情感驿站

探亲

□陈晖

四川之行终于提上日程,母亲整天乐呵呵地,有点兴奋,有点激动。

以往,每逢春节,我远在四川的大伯母都要打电话跟母亲唠唠家常,说几句知心话,彼此平安就好。

但今年春节,大伯母已经不能跟母亲正常交流。堂嫂说,这几年大伯母的身体状况日益下降,今年更是时常犯糊涂,食欲也不好。母亲听了心里很难受,一再说,趁自己身体硬朗,一定要去德阳看望他们。

说来,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十六年了。

十六年前,堂哥告知,大伯病重。母亲和我立马飞到成都机场。那时,大伯一家还住在广元市昭化县,距离机场很远。

幸好堂哥开出租,大早就出发赶到机场接我们,然后又开了半天车才到大伯家。说实话,那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见到大伯。

大伯和大伯母是大学同学,相爱后,大伯就留在四川成家立业。

父亲在世时,常念叨:你大伯一家还是在爷爷去世后回过南通,那时,你尚年幼,压根不记事。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,堂姐陪我做游戏和堂哥背我爬狼山。而我唯一知晓的是,那张黑白全家福照片上,我穿着大伯买的灯芯绒外套,真好看。

现在想想,父亲该多惦念他们啊!记得有一年,父亲说,堂哥有机会出差来南通,他兴奋了好多天,琢磨着一定要多烧几个拿手菜亮亮相。可惜,还是因各种原因,错过了那次见面。

这一错过,父亲都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。

六月底,我们到达德阳。母亲已八十岁了,堂哥也六十了,都有了白发,大伯母也八十八了,已不是当年那个矫健利索,精神矍铄的老太太了。眼前的大伯母,刚刚出院,已十多天不能好好进食了,虽面容憔悴,骨瘦如柴,但依旧收拾得干干净净,听说我们要来,异常期盼,不停询问到达时间。

这些年,幸亏贤惠善良的好嫂子。白天在家照顾大伯母的饮食起居,等堂哥四点半下班后,她就去烧烤店忙碌,直至凌晨。堂哥说,多亏有嫂子撑着这个家,忙里忙外。我也说:你要对嫂子好点。哥听了,只会傻乐。

如今,当年才两岁的小九妹,已长成十八岁的大姑娘了,懂事孝顺,在成都读书,只要回家,就常背着奶奶下楼看看风景,晒晒太阳,听听家长里短。奶奶笑了,小九妹也笑了。

蜀道难,难到阻隔了我们父辈回家的脚步。曾听老公说,他三十年前从南通坐火车去巴中,就颠了四十八小时,我难以想象距今五十年前,大伯一家是如何从山沟沟里辗转回到南通的。

这次四川之行,既遗憾也欣慰。堂哥告知,在我们回通后第三天,伯母病故。

现在,时代进步了,社会发展了,南通到四川各市的高铁也在陆续开通中。我相信,未来的日子,蜀道再难,难不倒我们这代人相聚的脚步,亲情会无限延续。

一半清闲 许聪摄

儿女的“出息”

□关立蓉

87岁的父亲深居简出,他住在一楼,已经很少去门前的小院,看他的花花草草。有阳光的日子,他坐在家里,打开窗户,阳光轰轰烈烈地披拂而进。他眯着眼晒太阳,打开收音机,靠着这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,老父亲了解国内外新闻大事。他时刻与这个时代接轨。

20世纪50年代,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后,分配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。那时的乡村小学,教学条件艰苦,教师没有单独的宿舍,白天是教室,晚上两张课桌一拼,就是自己的床铺。冬天的寒风顺着破门的缝隙里灌进来,薄薄的被子,根本不顶用,寒冷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,狠命往骨髓里钻。长期在湿寒的环境中生活,父亲那时就落下肺气肿的病根。

春天来了,父亲却明显地衰老下去。有时候,他不再起床,他躺在家里那张老式大床上,那张雕刻着牡丹和喜鹊花纹的大床,曾是我和儿时小伙伴们游戏的场所。厚厚的棉被覆盖着他瘦弱的身躯,他躺在那儿,张着嘴,使劲地呼吸,好像一条落在沙滩上干涸的鱼。他的思路还很清晰,喘息声中,断断续续地说着身后事,那样地沉着,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

这个小小的,但干净整洁的家能够正常运转,依仗年近八旬的母亲,撑着饱受糖尿病折磨的身体,全心致力于家务,洗衣做饭,样样亲力亲为。

那天中午,母亲正在准备午餐,父亲坐在沙发上听收音机,突然说觉得胸口阵阵发闷,还想呕吐。母亲慌得连忙放下了碗筷,拨打120急救中心,调度员温柔可亲的声音,是他们可以依赖的天使之音。

半小时后,120呼啸着停在小区院外。小区院门窄小,从院门到父母亲的居所,还有200多米的距离。母亲一手拉着行李箱,一手搀扶着大口喘息的父亲,穿过院内那些碎裂的,历经岁月风霜的红色地砖。车上的女医生,看见步履艰难的两位老人,她们推着担架,如两道蓝色闪电,飞奔而来。母亲连连作揖致谢。白色的口罩,遮住了她们的大部分面容,露出的双眸满含笑意。

医院的诊疗大厅,挂号、取药……各个窗口前,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年轻的护士搀扶父亲,坐上轮椅,推着他在人群中穿梭,终于到达了与120对接的诊疗点。春寒料峭,医生的额头上还是有细密的汗珠,他细心询问病情,建议住院治疗。接下来,抽血、化验、心电图……一年中,来来回回医院多少趟,母亲对住院的程序了如指掌,她独自一人办妥了入院手续。

母亲叙述着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记,嗓子沙哑,说话明显漏风,糖尿病让母亲的牙齿数量逐年递减。我一想到他们拖着行李箱,互相扶持着走在人生的暮年路上,泪水忍不住奔涌而出。父母在,不远游。为着生活,又不得不漂泊在异乡。多少个深夜,忽然从梦中惊醒,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们,凉夜愁肠千百转。

以往父亲住院,都是母亲陪护,哥哥送饭送衣物,然而这次,母亲精力不济。她小声和父亲说:“晚上让鑫儿陪你。”父亲无言,默默点了点头。

30多年前,哥哥是县城中学一颗闪亮的星星,靠着一台“红梅”牌收音机,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自学英语。在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,各科成绩优异,特别是英语,几乎每次考满分。中考时,分数线远远超过中专录取线,无锡的一所外国语学校曾专门来如东招生。或是父亲知道哥哥读初中时已经尽力,他劝说哥哥读中专或中师,但哥哥执意读高中。三年后的高考,哥哥意外败北,复读几年,还是名落孙山。这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。在之后漫长的时光里,他们之间,模糊地逐渐疏远。

晚上,哥哥来陪护,他默默端水喂药,怕父亲下床着凉,他买来便盆,父亲可以坐在床上如厕。父亲输液时,他看着输液一滴一滴,把父亲年迈的生命,从幽暗的深渊里往上拉,一下,又一下,顽强持续着。父亲终于止住了呕吐,平稳地呼吸着,安详睡着。哥哥彻夜未眠,打扫、洗刷,甚至都没有坐下休息片刻。那些轻柔的盖被动作,消融了父子间坚硬的隔阂。走过三十多年,抑或父亲终于明白,所谓儿女的“出息”,就是在他耄耋之年,躺在病床上,华发渐生的子女还能够陪伴左右。行“孝道”,何尝不是一种“出息”?

父亲出院那天,我们驱车300多公里回到故乡,下了高速,直奔医院,接父亲回家。哥哥还在病房里忙碌,整理父亲服用的药物,一片一片,分门别类地放在小盒子里。小护士来给临床的病人拔针,特意跑过来,说:“爷爷脑子真好,每天输什么液,吃什么药,记得清清楚楚。”父亲像孩子一样,开心地笑着。他的眼光望向哥哥,满是柔和。

新兵“紧急集合”

□杨汉祥

凡当过兵的人都参加过“紧急集合”,而给人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新兵时所经历的几次“紧急集合”。这类特殊训练虽然紧张、辛苦,有时甚至让人受不了,但值得回味与珍惜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应征入伍,第一次参加“紧急集合”是入伍不到半个月的一个夜间。因为当时还在新兵营集训,之前我们除参加政治学习外,只是学习一些有关军人的规范着装、言行举止、内务整理等常识,再加上一些队列训练,所以身上还留有很多当老百姓时的习性。至于对“紧急集合”的说法,听一些老兵提起过,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,以为这只是一项普通的训练内容。

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,因为当时没有“双休日”,紧张了六天的新兵们都想乘此机会放松一下,于是一整天大家或是上街购物,或是找老乡聊天,或是忙着写家信……晚饭后照例是晚点名、班务会之类,当熄灯号吹过后就上床就寝。因为都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,上床不久都进入了梦乡。谁知十点左右,营区内突然响起一阵阵急促而尖厉的军号声,只听到带兵的班长大喊一声:“紧急集合,赶快起床!”接着又命令道:“快速整理行装,跑步到门外集合!”于是新兵们都懵懵懂懂地起了床。

慌乱中有人喊快开灯,然而班长厉声喝道:“不准开灯,这是规定!”于是我们只好在黑暗中手忙脚乱地穿衣服、整行装、打被包,紧接着在班长的催促声中一个个背上被包、带上挎包、水壶等装具,急急忙忙往外冲。在门外刚站好队,连长作了简短动员,大意是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,部队必须快速赶到。于是在短促有力的口令声中,一队队新战士跑步被带了出去。那天所谓“带出去”实际上只是在营区大操场上跑了三大圈,大概一刻钟后领导又宣布上级命令:紧急任务已经取消,全体人员立即返回。于是我们马上被带到营房一侧的灯光球场集中,听取领导点评。

此时球场上灯火通明,亮如白昼,大家这才看清楚我们这支原本还算整齐的队伍凌乱不堪,新兵们不仅气喘吁吁,而且大都衣衫不整、军帽歪斜、鞋子穿反。原本应四方成角的被包都打得松松垮垮,有的竟打成了“三角包”或“多角包”。有的被包因松散,里面的用品已经裸露。而我与几位新兵更狼狈,我的被包是在跑步途中散开的,里面的衣物全掉了,幸亏被子在滑落时被我觉察,于是急忙把被子捞起并胡乱一团,然后夹在腋窝里跑了回来。而其他几位新兵在途中不但被包松开,而且被子等用品也都丢失,此时他们肩上只剩下两根打了结的空被包带子。突然,人群里传出一阵窃笑,因为大家看见一名新兵头上裹着一团绿布,原来,他在慌乱中竟然摸到一个装餐具的小布袋,当时以为是军帽就胡乱地往头上一套了事,总之,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,连长在点评中都一一指出,并逐一提出整改要求。

这次简短的“紧急集合”让我们这些新兵出尽了“洋相”,也暴露出我们离军人标准还差得很远,当然也让我们反思了很长时间,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从严要求、刻苦锻炼,也因为有了这次教训,在接下来日子里,应对“紧急集合”的警惕性格外高。在后来的几次“紧急集合” 中,我们一次比一次沉着,一次比一次快速。

回顾当新兵时参加的几次“紧急集合”,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以往从没有学到的素质与本领,比如:凡事都要早作准备;遇事必须沉着冷静;做事应该有条不紊、行动力求快速利落等等。正是靠了这些素质与能力,让我当年的军旅生涯变得更加圆满与精彩,即使后来回到地方工作也处处有用,事事受益。